

活态的口头传统*

——安宁河流域平坝彝族哭嫁歌调查

邓明英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丰富的彝族民间口头传统在各种婚丧礼仪过程中以真实的、活灵活现的状态存在,它们在这些场合里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笔者选择了安宁河流域的一个平坝彝族村子——冕宁县回龙乡“舒诺村”,对他们的哭嫁歌进行调查研究,试图从中分析平坝彝族口头传统的传承及变迁过程。

【关键词】平坝彝族;口头传统;哭嫁歌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93-04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使用口头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基本活动,这些口头传统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展示着生活的本质。在丰富的彝族民间口头传统当中,婚丧礼仪过程中的口头传统流传的范围最为广泛,这些口头传统以真实的、活灵活现的状态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它们在各种仪式表演的场合里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并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来。因此,笔者选择了安宁河流域的一个平坝彝族村子——冕宁县回龙乡“舒诺村”,对他们的活态口头传统——哭嫁歌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分析平坝彝族口头传统的传承及变迁过程。

彝族各地的哭嫁歌基本是“同源异流”的,所唱的歌词异同相间,内容多丰富感人,唱腔低沉,悠长婉转。在凉山彝族民间流传最广的哭嫁歌有:《阿嫫尼惹》^①,《玻阿妞妞》^②,《阿嫫阿妮》^③,《阿嘎几几》,《阿嫫妞妞》,《阿嫫莫果惹达》等等。平坝彝族地区流传的哭嫁歌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凉山其他地区有很多相同之处,又存在一些区别。而在冕宁县回龙乡“舒诺村”,他们的婚姻习俗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下面就以“舒诺村”的哭嫁歌为个案,在对其内部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再横向地和附近高山彝族的婚嫁歌相比较。

一 哭嫁歌调查的背景及田野现场

(一) 回龙乡“舒诺村”的背景

冕宁县回龙乡八显村二组(彝语称为“舒诺村”)位于冕宁县县城的西南方向约十五公里处,离回龙乡政府四公里,回龙乡全乡11100多人口,共有4个村子居住了平坝彝族,人口为650左右。“舒诺村”共有48户人家,其中有3家汉族,4家从高山搬来的彝族,剩下的都是平坝彝族。“舒诺村”属于典

型的彝汉杂居村落,村子上方靠山处分别有一个彝族村和一个汉族村,村子下方靠近回龙乡集市一公里处是一个汉族村。

至于“舒诺村”居民的婚姻状况,通常村里人都是与冕宁县、喜德县和西昌的月华、礼州等地的平坝彝族通婚,也就是说只要是自称“木黑苏”的安宁河流域平坝彝族,异姓之间就可以普遍开亲。也有个别从高山嫁过来的彝族,或者嫁到汉族地区去的姑娘,而且,随着年轻人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近年来嫁到汉族地区的姑娘逐渐增多了。无论是怎样的婚姻方式,男方都要先托媒人到女方家说亲,经双方同意达成一致以后,才可以进一步到女方家中去订婚。订婚以后举行婚期的时间主要由男方来决定,一般为一两年,也有当年就举行婚礼的。如果决定好当年要举行婚礼,男方要提前去女方家送年月,也就是议定婚期,婚期一般定在农历的十一、十二月或者年初,送年月后双方家庭就开始准备婚礼了。

在近三十年前,“舒诺村”的传统婚姻习俗与附近高山彝族的婚礼习俗非常相似,但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渐渐简化并改变了一些仪式。为了能对安宁河流域平坝彝族的哭嫁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笔者特意调查和参加了几个婚礼仪式的过程,本文以“舒诺村”杨莹的婚礼中所演唱的哭嫁歌为例,展现平坝彝族中仍在传承的活态口头传统。

选择“舒诺村”进行婚礼中的哭嫁歌调查,是因为据笔者了解,“舒诺村”是目前口头传统保持较为完整的安宁河流域平坝彝族村子,而在其他地方,几乎很难再听到较完整的哭嫁歌演唱。当然,即使是在“舒诺村”,平坝彝族的口头传统也在处于渐失

收稿日期:2011-10-10

*基金项目:西昌学院研究生课题(项目编号:5209)。

作者简介:邓明英(1980-),女,彝族,四川冕宁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的状态,这在后文中将进一步述及。

(二) 田野现场

在新娘出嫁前夕,杨莹家的堂屋里人坐得满满的,姑娘小伙子们在屋里玩着扑克,男人们围在一起喝酒、聊天,妇女们也坐成一堆边聊天,边烤火、吃瓜子,几个小孩在屋里吵闹着跑来跑去地玩耍,屋里充满了热闹的气氛。晚上十点半以后,有的小孩和邻居已经先回家休息去了,妇女们开始了哭嫁歌的演唱。哭嫁歌演唱者可以是新娘的伙伴、母亲、邻居中老年妇女等,其实哭嫁歌最开始是由新娘主唱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唱了,对于杨莹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能听懂一部分已经不错了。所以在演唱哭嫁歌时,只有新娘的母亲和村里的妇女们在哭唱,杨莹在旁边偶尔听一下。妇女当中,会唱哭嫁歌的跟着唱,不会的在旁边听。大概十二点半左右人们就纷纷回家休息去了,而主人家还要为第二天女儿的出嫁以及宴请村民做准备。

第二天在出发去新郎家之前,要换装并请“阿玻”(一般选择村里身体健康、有子女而且婚姻美满的中年妇女)梳头,还要边梳边唱哭嫁歌中的《阿嫫尼惹》,梳头的仪式很简短,作为告别仪式,新娘的母亲也唱了几句《阿嫫尼惹》。

二 哭嫁歌的演唱方式及内容

哭嫁歌将抒情性和音乐性结合起来,曲调低沉,抒情性强,那种又哭又唱、如泣如诉的场景,哀婉感人,催人泪下,使得哭嫁歌具有更强的艺术魅力。

哭嫁歌的演唱一般由一人领唱,其他人合。可以是一领一和、一领二和或者一领多和的形式。这样可以让大部分人都参与进来,年轻的一代还能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和记忆。哭嫁歌的每一段几乎都有其不同的调子和演唱格式,歌谣当中有很多是反复咏叹的,它运用反复的艺术技巧表达出凄切、庄重的情感,并在同一段里,基本都有一定的基调和承上启下的句子。这次哭嫁歌的内容及其演唱人如下:

(一) 《阿齐吉克坡》

这节《阿齐吉克坡》是由曲比阿依、曲比果果等演唱的,由曲比阿依领唱,其他几个人和。在唱哭嫁歌时,一般以《阿齐吉克坡》开头,唱完这节后才能唱其他的几节内容。《阿齐吉克坡》里的“阿齐”是指姑娘,而“克坡”就是开口的意思,所以歌名是指“在姑娘面前把口开(唱哭嫁歌)”。

《阿齐吉克坡》里的内容还有很多不好理解,当问到其意思时,曲比阿依也很难解释,只说前辈们

这样唱所以跟着唱而已,大概意思是讲三个女儿分别嫁到不同家庭后的生活情景。至于后面的内容为什么要这样说,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曲比阿依也很难解释,其句子为五言或八言,讲究对仗和押韵。

在“舒诺村”只有曲比阿依比较熟悉这一节的内容,所以在唱的时候,曲比阿依领唱,其他人合。有一些过渡的词句,曲比阿依也几乎是带过去的,唱得不是很清晰。从其他几个人和的情况来看,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其中的意思,有些字的音唱得很模糊。演唱的内容由于加上了调子和辅助词,把一句分割成两三句来唱,更难理解和记录。

(二) 《阿嫫尼惹》

接下来,阿洪呷呷演唱了《阿嫫尼惹》。《阿嫫尼惹》一般是一个人唱的,由于音调比较高,唱的时候用假声唱,并带着哭腔。歌曲里的引子和过渡音较短促,不像其他的哭嫁歌一样悠长,所以不适合一唱一和地演唱。

《阿嫫尼惹》描写女儿告别家乡的父老时的送别场面。女儿要分别与父母、亲戚、朋友一一告别,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了,它哭诉了女儿必须远离家乡的悲惨命运,感人至深。这一节与民间口头文本《妈妈的女儿》^⑨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者说应该说它们是同源的,只是在“舒诺村”的婚礼中所唱的仅仅是《妈妈的女儿》中的一部分内容,如“美丽的树长在我们地方,树叶却落到别的地方了,……”“可是爸爸送女儿,只能送到大门口,……”等内容。它与高山彝族唱的哭嫁歌《阿嫫莫果惹达》^⑩也有相同之处。其中还用到了很多表现手法,如比兴、对偶、谐音双关等。

另外,曲比阿嘎还唱了一段《阿嫫尼惹》,和上面的阿嫫尼惹大意相同,只是在顺序上有点区别,她是新娘的母亲,所以在唱的时候带着真实的情感,并且是带着哭腔边哭边唱的,还自己加上了很多即兴的内容。

(三) 《依米阿芝》

《依米阿芝》是由曲比果果领唱,依姿伍芝和的,唱腔悠长婉转,缠绵哀伤,感人至深。

《依米阿芝》里的“依米”是指“我们的”,“阿芝”是女子名。这一节先叙述了阿芝的幼年成长过程以及从小就逃脱不了的出嫁命运,再写哥哥寻找妹妹的艰辛过程,兄妹在多年后相见,妹妹盛情款待哥哥,并且希望能和哥哥一起返回到娘家,但是已经嫁为人妇的阿芝摆脱不了家庭及所有观念制度的束缚。尽管在歌词里面有一些是由于发音的不同或者在口头传承中的变异造成个别地方不够准

确,故事的衔接也不是很自然,但是作为一篇较长的口头叙事诗,还能将《依米阿芝》里比较复杂的故事情节以及彝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保留下来,很难得。其中描写女子小时候成长过程的部分与流传在越西的哭嫁歌《阿嫫阿尼》^⑥里的内容有相同之处。从这首《依米阿芝》里所描写的情景来看,阿芝应该也是比较富裕阶层的女子,里面还描写到了阿芝婆家的富裕生活状况。由这一节可以看出,哭嫁歌描写的基本都是女性的生活情景,表现了女子的精神世界。

(四)《亚勒黑》

《亚勒黑》是曲比阿依一人演唱的。《亚勒黑》里的“亚勒”是调子的名称。描写女儿为了能够回到家乡,辛勤地劳动的情景。它表达了女儿远嫁他乡后与亲人隔山隔水,希望能够回到父母身边的心情。它与凉山地区广泛流传的《阿依阿芝》中的阿芝为了回娘家去见父母而辛苦劳动的情景相似。

“亚勒哦——哦嘎亚勒哦”是这节的基调,要反复地吟唱。但是由于紧张或者演唱时记不清歌词,演唱时有些内容重复了,并且顺序比较混乱。而在笔者前一次的田野时记录到的同一人的口述文本相对比较清晰,也较容易理解。

(五)《色齐注布谷》

《色齐注布谷》是由曲比果果领唱,依姿伍芝和的。这一节在演唱的时候与《依米阿芝》的调子相似,婉转悠长。

《色齐注布谷》的大意:先写鸡的来源即成长过程,然后写到黎明时鸡开始啼叫了,是为女儿的出嫁做准备的时候了,家里的人们开始纷纷起床忙碌。写鸡的成长过程的部分和越西的《注补俄觉》^⑦有相似之处。

在哭嫁歌的演唱过程中,最开始唱完《阿齐吉克坡》以后就可以自由选择唱哪几节了,没有顺序前后之分,可以自由地演唱,但是最后要天明之前,也就是新娘快要出家门之前要唱《色齐注布谷》。所以在中间有一段吉克果果演唱的《阿嫫姐姐》和《觉拉玛》。她所唱的内容是高山彝族常唱的哭嫁歌,平常平坝彝族几乎没有人唱这样的出嫁歌,所以应该是很少在这样的场合里听到的。但是当时新娘的父母都懂得并喜欢听她演唱的内容,而且有特意有人去录音,更是增加了大家演唱的积极性。《阿嫫姐姐》和《觉拉玛》的演唱也说明了哭嫁歌演唱的多样化存在,也可以看出平坝彝族开放性的心态。

三 结论

对上述哭嫁歌进行比较和分析研究就可以发

现,“舒诺村”的口头传唱人对哭嫁歌的活态传承有以下几种状态:

一、完整的传承口头传统。如《依米阿芝》这一节,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内容和形式,它在平坝彝族的哭嫁歌里面属于传承得较完整的。

二、过渡中的口头传统。如《阿嫫尼惹》、《亚勒黑》和《色齐注布谷》,虽然这些哭嫁歌里面的部分内容已经不完整,但是相对来说传唱人还能知道其中的大意,能继续传承部分内容。

三、逐渐消失的口头传统。如《阿齐吉克坡》,人们对传统哭嫁歌的形式和语句的理解已经很模糊了,虽然依然在传唱,但其中的意义就连传唱人也不是很能理解,只保持了其中的演唱方式。

由此可见,在我们彝族民间,不少的口头传统已经在渐渐消失,现在“舒诺村”仅有一个年轻人在学习这些口头传统,而且掌握得很少。从目前的演唱者成分来看,她们都年近五十或在五十岁以上,年轻的妇女们基本不会唱了。近二十年来,女子出嫁时新娘唱哭嫁歌时也最多只能唱三四句而已。可见,即使是在“舒诺村”这样被认为是平坝彝族中口头传统保持较完整的地方,也面临着口头传统的传承断代的状况。尤其是像《阿齐吉克坡》这样的哭嫁歌可能很难再继续传承下去了。在这一代口头传统演唱者之后,也就是再过三十年,我们再想听到这样的哭嫁歌已是难上加难了。

从笔者调查时所演唱的哭嫁歌,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在口头传统的传承过程中,平坝彝族保留了哭嫁歌的基本内容,他们在婚礼中唱哭嫁歌的意义与高山彝族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的口头传统发生了各种变化,但他们仍在坚持着这些渐失的传统。在五十年代时,洛德就曾经提出:“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或歌或史诗的原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论是故事还是史诗,每一个歌手都有变异。”^⑧也就是说,口头传统是找不到其自身的原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口头创造和传播的,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在对哭嫁歌的演唱进行对比研究的时候,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原型,本文是将目前的活态的平坝彝族婚嫁歌与哭嫁歌文本进行比较,来看哭嫁歌的传承状态的。安宁河流域平坝彝族与其他地区彝族早期的口头文化传统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居住到安宁河流域以后,随着长期的历史发展,文化和生活习俗都渐渐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产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又仍在坚守着自己某些渐失的传统。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西南民族学院语文系彝语教研组编:《妈妈的女儿》,1979年10月。
- ②马志强编写整理:《彝族妇女歌谣》(第一集)(彝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 ③越西县语委王清顺等搜集整理:《越西彝族民间歌谣》,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 ④西南民族学院语文系彝语教研组:《妈妈的女儿》(彝文版),1979年10月版,第28页至32页。
- ⑤越西县语委王清顺等搜集整理:《越西彝族民间歌谣》,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23页
- ⑥越西县语委王清顺等搜集整理:《越西彝族民间歌谣》,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3页。
- ⑦越西县语委王清顺等搜集整理:《越西彝族民间歌谣》,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116至117页。
- ⑧引自[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61页。
- [1]罗曲,李文华.彝族民间文艺概论[M].巴蜀书社,2001.
- [2]王昌富.彝族妇女文学概说[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3]马志强编写整理.彝族妇女歌谣(第一集,彝文版)[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 [4]云南省编译组.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 [5][美]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Vivid Oral Tradition

——A Research about Marriage Song of Yi People Who Live in Anning Valley

DENG Ming-ying

(Department of Yi literatur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The rich folk oral tradition continues to work factually and vividly in weddings and funerals, where it has been strengthening its vital powers and being succeeded for generations. I take a Yizu village in the Anining Valley, Shunuoaba village in Huilong country of Miann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to try to analyze the tradition and changes of Yi people's oral tradition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bride's marriage songs.

Key words: the Group of Yi People in the Plain Area; Oral Tradition; Marriage Song

(责任编辑:张俊之)